高東溪集

附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東溪集

附詞

尚登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及正誼堂全書皆收有此書正誼本清晰故據以排印

林序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忌諱。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爲苟從。典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轅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臣。遂沈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捃摭。中以羞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訕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秦檜爲讎敵。雖屢經摧折。顚沛流離。曾不肯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躋通顯。迄災弗逮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腑。始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爲而爲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余讀其傳。見其爲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留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推黃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得失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文公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假蹇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孰謂善不可爲哉。孰謂善不可爲哉。嘉靖丙戌孟冬朔日。病夫茂貞林希元書。

黃序

余官於漳。嘗閱漳志。見漳之先輩作於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爲陳氏安卿。以道學作於漳溪之北。蓋龍邑人也。其一爲高氏彥先。以節介作於漳溪之東。蓋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爲郡。入職方千餘年於此矣。然自宋以前。尙不齒於上國。入宋而二氏作於兩溪。而漳遂聞於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也哉。兩溪之上。可無二氏也哉。雖然。北溪以道學顯者。以有考亭爲之造就也。東溪以忠義著者。以有考亭爲之表章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子出守漳日。遂與北溪講明道學之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亭之學。有以大明於海濱者。實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於朱子之先。朱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爲之請於朝。乃爲之記於祠。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尙闇闇也。逮朱子表章之。而其節益光。始信於天下後世的然而無疑矣。嗟夫。漳之爲郡。有七邑焉。七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間豈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俗學。以趨富貴。奔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爲之依歸。而泯泯無成者。殆有莫知紀極焉者矣。奚啻漳士爲然者哉。使繼朱子而牧茲土者。皆此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介東溪而興起者乎。又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濂洛。將有進於是焉者乎。毋亦在上者有以作之而已。愚故於刻東溪之集。不獨爲漳人望。亦以爲吾守令者勗也。嘉靖五年丙戌菊月望日。以方黃直序。

宋史本傳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卽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視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於政府紀綱紊亂民心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奸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於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訓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

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匄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於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奏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面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他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愬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荔浦永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撤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大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

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商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闔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卽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他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商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鬱鬱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閒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其學以愼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辯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高東溪集目錄

卷之上
上淵聖皇帝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上皇帝書紹興八年
時議六篇序
蔽主上
蔽主下
蠹國上
蠹國下
害民上

害民下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上當道選幕客書
謝賀州張守啓
謝李察院榮
忠辯
窮論
象州賢樂堂記
東館廟記
春秋桓公不書王
三賢守不貢獻
封禪
堯不去四凶

史記湯祝網
史記敍教熊羆貔貅貙虎以戰爭
載嵇字說
命諸子名字
言箴
容州索告敕
郵筒銘
祖雲翼思誠齋銘
愼獨齋銘
李生希顏齋銘
朱黃雙硯
遺諸子硯
行硯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埋銘

附錄衣帶銘
東坡像贊
洗仁傑爲祖雲翼寫眞贊
鄒正言像贊
自寫眞贊二首
方竹杖
偕學子游都嶠
思歸
自歎
留別
陳少陽贈官
還山招陳希韓
冒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夢游故山

七夕
送元太
辭餽金
五夜道中
九日
除日憶扶持振拂
小源欲歸
言懷
水漲謝邑宰送米
乞米
覓蠹椽
臨別示子姓
歸途歎
病中雜興 共八首
阮郎歸 過武仙縣謁許宰不遇作此寄之

多麗
驀山溪容州病起作
行香子紹興甲子潮州考官作
漁家傲一名釣船笛和饯別
好事近和紀別
前調一名賣花聲○王宰母生日寓居道州勉其來富川
浪淘沙黃義卿畫帶霜竹
好事近一名白蘋香
西江月一名南柯子
南歌子
好事近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東溪集卷之上

宋 高

上淵聖皇帝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戇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爲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係此一舉保祿位不肯爲陛下言諫官畏權勢不敢爲陛下言臣所以奮不顧死爲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係此一舉保祿位不肯爲陛下言諫官畏權勢不敢爲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呼號又從而誣之以爲起變亂之禍是陛下聰明已爲奸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遁身陛下謂能修法度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嗟臣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猾日以盛強臣知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哭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爲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欲以區區一簣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但臣念蒙被教養十年於茲儻亦隨逐羣隊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於今月十二日伏覩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之人往來聞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不飲恨而去已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爲少師張邦昌以前宰執出使不聞有識無識莫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東宮即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

人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視維新之政大旱望霓莫此爲急奈何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以播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爲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夫邦彥等奸邪閭閻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陳冒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蒼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然自恣尙欲朋比爲奸蒙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奸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任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埽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爲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等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之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爲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爲全無能也詢黃琮則於曾歷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皆知之詢馮澥則於曾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關素所推服不患不知徐處仁唐恪固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識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胷中若此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今

反顚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爲奸人昏惑一至於是耶臣前日見陛下追贈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昔者猶爾欣慕況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用也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諳悉其忠誠尙不能篤意委任而況疏遠之人一爲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等陛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能得俊乂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敏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羣奸力沮種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既而相謂曰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熾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於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禍在於夷狄而不在於陛下善乎蘇子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君子之易見疏遠小人之易見信任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爲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爲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爲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

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爲陛下言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寵偷活歸耕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戇愚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於今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宰相奸邪等未蒙睿斷特賜施行豈陛下以臣言出於一布衣而忽之乎臣雖一布衣之微賤而臣言係宗社之存亡陛下未可忽也臣審民情撫士論稽往古驗當今竊諸天地鬼神而斷以臣之誠心非臣一人之私言也願陛下少留意臣實不敢愛死重爲陛下言之竊見李邦彥張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糾拂竊祿苟容周身懷奸誤國陷陛下於有過致夷狄肆猾夏之師陛下不賜誅戮已失邦刑然猶惓惓於邦彥聽納吳敏黨與之言播告四方將示復用蓋爲公議不容至今未得以伸其私也若敏者有何功能而假然處宰相之任陛下得非私於敏乎陛下必謂有功若干有能若干臣請裒而計之推忠以定大策不戰而屈人兵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功敏亦以爲己功詞章足以藻太平知明足以燭臧否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能敏亦以爲己能故陛下取此以重敏敏亦挾此以欺陛下獨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竊惟陛下積德東宮十有餘年人心屬望天意攸歸上皇倦於萬幾斷自獨智舉神器之重付於陛下吳敏何

功之有。使敏而果預茲議。是亦人臣常事。安得認以爲功。自古恃策立之功以貽國禍者。不可勝數。必欲監於不遠。卽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詿誤上皇。以致今日。陛下猶不戒覆車之轍乎。陛下若謂敏推忠以定大策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屬者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樞密。意望吐奇畫策。埽殄羌戎。而敏乃惕惕驚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彥李稅等議以講和。賂以民庶之金帛。啖以祖宗之土地。幸目下之少休。忽後時之巨禍。萬一秋冬間夷狄再來。將何以禦之。國中尙有如許金帛乎。河北尙有如許土地乎。陛下以爲敏功。臣竊以爲禍。如王黼獲二府之地。禍猶及身。敏等輸三關於虜人。異時能免乎。陛下若謂敏不戰而屈人兵。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唐武后問宰相於狄仁傑。當時如李嶠蘇味道。仁傑猶以爲文士齷齪不可用。敏區區從事鉛槧之末。若朝廷乏材。必不得已。則一中書舍人。在敏已爲當。陛下若謂敏詞章足以藻太平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史鰌自謂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且死無以成禮。敏知李綱之忠正而方以高歡邦彥之奸邪。而力爲之助。士庶伏闕上書。又誣以爲起變亂之禍。敏若知不應欺君如此。陛下若謂敏知明足以燭臧否。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臣日夜思之。陛下之明聖。豈不能灼見此事。乃爾注意於敏。臣知陛下非謂敏有此功能。特以策立一事。故不忘之耳。且陛下之於敏。敏之於邦彥。各以私意相爲朋黨。臣知非宗社之福。臣聞敏本蔡京門人。因京而進。及邦彥用事。凡出京門。擯斥殆盡。惟敏獨留不黜。故敏德邦彥。而有今日之報。敏以一己之私恩助邦彥。陛下亦以一己之私恩任敏。朝廷之上。君相之間。朋黨之風一行。

君子何所容其身。直方何所伸其喙。億兆何所訴其冤。臣恐不日而底於危亡也。古人有言。存亡係所任。願陛下毋以臣言一布衣而忽之。仍乞檢登前所上書。一併施行。宗廟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實不敢愛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蠹國家糜儲十有餘年於此矣。義效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奸邪等事。待罪旬日。不蒙賜報。又於二十二日。上書獨論敏不可爲相事。書至再上。繼亦無報。臣竊疑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卽宜奪敏權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明聖與昏庸。宗社之存亡。實係於此。臣所以曉夕皇皇。不敢愛死。再竭愚忠。而卜於陛下也。臣請極言之。商太甲之始卽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卽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卽寶位。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爲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爲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爲鑑。則其不明莫甚也。臣所以懇切爲陛下言民心復離之說者。前此太上皇朝。此輩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逢君之惡。結怨天下。故陛賊特匹夫耳。奮臂一呼。從者萬數。閭閻細民。有尊之爲方佛者。有尊之爲方聖人者。則其民心之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逼都城。居民惶懼。欲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衆

人而遁則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亦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爲陛下在東宮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龍飛克靈大澤舉天下一洗而新之以慰雲霓之急奈何陛下不以前日禍亂爲鑑而乃以民心之所痛忿者列於上位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既失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變如六賊之奮臂者夷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者陛下獨能守此祖宗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衆人而遁也陛下何至拂億兆黎庶之公願循一二大臣之私恩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而賢否莫辨治亂不明其不公有甚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卽罷敏邦昌爲相兼斥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凡在上皇朝久居侍從而無所遷黜者皆不忠之臣也仍乞速召徐處仁到以上相之位待之處仁天下謂之小張宮所爲卽商輅也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新斯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懷夷狄可以大有爲於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其爲死所矣陛下必以臣爲狂妄觸犯君上淩詘大臣賜臣斬首於市猶愈死於亂兵之手臣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先於二月十六日嘗詣登聞檢院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不可爲相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拔擢徐處仁等旣而書之上七日

不蒙睿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爲奸邪欺蔽曉夜皇皇寢食都廢遂於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事伏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下六人既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睿斷施行臣於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誓以微軀力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語鯁訐臣自分罪當萬死而陛下察臣知區區之誠不能自達坐蠹太倉臣實愧恥方圖南下之計遽聞邦彥邦昌各與遠郡而稅野孝迪繼斥出之處仁正台司恪列政府瀣職諫諍臣之所言偶符十八臣不勝自喜自慰然臣猶疑陛下未可謂能不貳不疑者所可棄二人而陛下不忍棄所可用三人而陛下不肯用吳敏庸邪尚居宰輔時雍奸佞猶尹開封黃琮方正倅於小郡次山剛介錄事學宮秀實學行優純得一博士而猶罷去謂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時雍可惜而不惜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琮次山秀實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尚有蔽賢援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卽罷未害於事琮等雖不卽用未益於事臣甚以爲不然陛下知士民危疑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必不由此曹而出力以當此事者未必不賴琮輩願盍圖之毋貽後悔也臣謂士民紛紛危疑之論者臣於今月十九日剽聞行道之人相謂曰官家欲啓宣德門迎皇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笑與同行者語謂自堯舜三代以上至漢晉隋唐而下閱古無之豈我祖宗積桑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事哉臣堅不肯聽而衆心猶疑未解越翼日偶得職方員外郎龔端劄子臣始驚愕讀未終篇而魂魄幾去體矣噫此事果有之耶抑有妄傳以陷學校者耶臣意必無此也若果有之是安得此也其出於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以致亂耶出於陛下之意是陛下不曾讀古書不曾求古

道不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不知所謂天下生靈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於太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也臣不復言矣臣不復言天下之人亦不復言其事乃非今日之比且如前日之事雖甚愚者亦知其必亡賴陛下積德東宮人心屬望逮其起而當陽也夷狄懷而退兵內外委心而聽治室家相慶不啻若再生之幸今而上皇猶有此意臣恐天下之人羣起而爲亂矣且前日罷一李綱京師之民尚猶怨憤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差之頃刻則相與爲亂況陛下仁聖民心歸之猶父母然豈有奪人父母而其子不致力乎料陛下無此意太后亦無此意也上皇痛自懲艾方且與道爲徒又未必有此意也是必奸人爲之也陛下知前朝奸臣有存者乎若猶有之是當斷不斷也況使之上皇左右猶甚不可此臣之所以重爲陛下寒心不識陛下與一二大臣何以處之哉此事大要當審處然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萬無此等亂亡之事但太上皇車駕還宮之日時有掣肘焉陛下仁孝大臣觀望則當如之何又不可不深慮也臣聞天子之孝與匹夫異匹夫之孝獨務全恩天子之孝當先顧義故匹夫之孝只施於其親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今有匹夫自託於閭里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顏順志不敢以絲毫拂其意世俗之所謂孝子若使天子爲之則其亡天下也必矣何哉臣前所謂掣肘者是也祖宗以宗廟社稷之重而付子孫子孫當以保宗廟社稷爲孝未聞屑屑然以小恩爲孝也知太上皇倦萬幾以宗廟社稷付託於陛下陛下亦當以保上皇所託之宗廟社稷爲孝若乃太上皇還宮之日所言而陛下然之所行而陛下善之承顏順志一惟旨意是從臣知掣肘之事百端紛起宗廟社稷必不能保矣傳曰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陛下不當靡靡順從而又陷上皇於不義也雖然此事斷在陛下而贊相陛下者又在宰相諫官耳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從之宰相固執而不可行諫官力爭而不可奪此上皇之責止歸臣子故陛下父子無疑間而在朝之臣不詭隨宗廟社稷可長保矣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不從宰相持兩端諫臣操二說此上皇之責必歸陛下故陛下父子終不睦而在朝之臣懷異意蓋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今宰相能然乎今諫官能然乎陛下知某能然某能然則事無足慮矣若猶未歟乞以臣諷之則宗社之計得矣昨道路之說一行襲端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道願效死於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舉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天資仁孝昨日之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爲不然肅宗之事與陛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爲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卽寶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奸生幃幄殆非宗社之福也臣愚伏願陛下乾剛早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靈爲心臣不勝幸甚臣以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抗封章痛切爲陛下陳存亡大計臣戇愚無所隱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分緘默務全要領今乃不自遁哉復以瞽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賈誼

所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願焦體膚燕毛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臣以前日批答二臣所奏因見臣等前後檢投陳奏費簡札役心神適以自苦耳陛下豈能虛心聽用之乎臣側聞前日宰相所獻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曰朕志素定有曰朕志所不好此陛下惡人議己而自爲遂非文過之詞若陛下果護所短而不使臣言之臣恐毀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二三年復生一秦也人嘗苦不自知陛下當反求於己己無名狀可指彼何苦而投我以所惡哉若己有之則亦安能欺人以自賢也借曰都無名狀可指而臣下過慮預爲防閑在陛下亦不當曰朕能如是朕能如是陛下自以爲能左右諫官雖無設可也自古聖帝明王不以無過爲能而以改過爲美陸贄論之詳矣哉試一取而觀之始知陛下有亡秦之漸也陛下不可不戒且自三代而下至治之君莫如太宗者太宗以上聖之資處太平無事之日蓋一椽屋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略望昭陵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常惴惴然若負千百過惡而一聞魏徵所奏無問虛實是非輒受之無疑也但曰非卿朕不聞此言而已曷嘗辨明以爲固能如是哉若太宗直所謂固能如是者尚不敢自以爲能況未至於太宗者乎臣願陛下常効太宗之從諫而責之朝臣如魏徵之納忠不然則臣前以亡秦爲喻殆非過論也臣竊知今之諫官曾以火已及燃之說告陛下否若未嘗以是告陛下是陛下有以致之使彼不敢告也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惟積薪之比直猶鍊鴻毛於鑪炭之上果何所有哉臣非敢爲危言動陛下理勢昭然顧人不察耳臣日夜之竊料大計其策有十得之則存失之則亡雖太公料齊周公料魯無以

易此臣欲條而上之預知陛下不從徒譊譊無益也且天下大事莫大於置相臣前後四次上書論吳敏不可爲相事陛下益信任之不移如山臣又何多言爲乞陛下先罷吳敏爲相臣當繼有所陳陛下若以爲書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爲念毋忽臣無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粟衣護一絲食惜一粒以致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之畜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衰乘之成於百年壞於一朝向之田疇鬻之無幾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第宅破敝頹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追逐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萬而享祀婚嫁宴會饋遺其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爲可觀臣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則如之何當念祖宗積粟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孰多視今患難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蠲糲是甘櫛沐爲勞夫課奴耕婦勤婢織閔閔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完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懇闢牛羊旋復孳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旋復修葺其能復祖先之業而與其家無他懲所損而勉所益耳恭惟藝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粟以遺子孫列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爲過宣平之末

禍生強虜邀我兩宮驅我人民拒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允屬陛下伏自陛下卽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之大宜罷行者相臣於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懲晁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主威不振國命並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之期尙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家人戚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此欲爲起家計亦難矣而謀議之臣未嘗一言及之者日以用兵拓地爲請臣謂非愚卽諛臣願陛下廣地不如廣德強兵不如強民姑置敵人於度外屯田於境內以待之一意吾家之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太王之治岐越王之棲會稽儉德避難而政事之閒繁冗無益者痛務裁損如起家之賢子孫夙夜勤勞省費儉用待其富有然後祖先之田租財畜可以旋復況今東南盜賊以次衰息年穀稍登黎民復業不於此時建中興之基勳未易集時不再來臣竊爲陛下惜之比其倉卒外攻內訌則無及矣臣愚不揆謹採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著時議六篇幷序繕寫成册伏候宣取而以書說焉

時議六篇序

臣聞不樂因循而憚改作然後可與有爲不喜輭熟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謙受讜言宵旰皇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耗穴食之兵良

田贍游手之民．是也．作盡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宂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是也．作害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寤主．論盡國．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臣之幸．實社稷天下之幸也．

蔽主上

何謂二府容具位之臣．蓋天下安危治亂．係此二三君子．朝夕所以議大政事大兵戎．豈可使之庸碌備數其間．宰相避形迹．而甘與並列．諫官畏權勢．而不敢抗論．則是陛下之聰明．壅蔽甚矣．惟天下之人以爲不可．而臣爲陛下言其不可．昔唐憲宗嘗以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能爲太子賓客．以給事李藩忠直．擢藩代之．又嘗以李吉甫李絳素爭論．而權得與居中．無所可否．罷守本官．噫．中興唐室者．憲宗也．陛下欲振中興之業．獨不效明主之英斷乎．且以前日叛卒一事言之．首謀者．宰相也．參政樞密不與也．參政參大政事者也．況樞密本兵柄之地．若不預議．是具位也．若預議焉．是敗事也．若預議而議不合．則當固執而不可詭隨．不然．有去位而已．二者無一而可．則臣之言．陛下亦可少悟矣．

蔽主下

何謂盈廷多罔上之議．仰惟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盡知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不過聽左右大臣薦舉耳．或以職事．或以學問．或以材能．或以言辨．各挾所能以媒進．阿諛輳熟．相習成風．類能捃摭細故．徒務塞責．皆罔上者也．養交植黨．一綴從班．則其心懈矣．陛下視艱難以來．所擢用凡幾人．經綸之業．素定於胸中．

奮然以身任天下之責終始了夫事者誰乎昔諸葛亮高臥草廬而三國之勢已在其掌及先主躬三顧之勤徐起而爲之夫豈出於嘗試而僥倖其或成也光武起南陽所以興漢祚迄於成功始終周旋者二十八人也夫豈乍用乍毀乍詆乍譽如兒戲者哉蓋古之人臣必自量其可以任事而後進人主必灼知其可以成功而後用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願陛下用人之際勿聽其罔上之談塞責之論必曰強虜可滅乎何時而可滅也故地可復乎何時而可復也北征之駕何時而當還東巡之馭何時而卽安治道何若爲急何若爲緩元元望治何時而迄小康誠其可以底績之言而責之必成之效庶幾眞賢能不孤陛下委任而中興之業日月可冀矣

蠹國上

何謂太倉耗穴食之兵方今財用不足實緣養兵耗費浩大然西北之兵備邊禦敵不憚飛輓之勞而東南列郡穴食無益歲衣月糧飽煖妻孥非惟不能爲國家析一酲執一俘而乘時生變適以爲暴其用命殺敵者非王師卽良兵也大槩列郡養兵專爲迎新送故而已今日迎某官若干人明日送某官若干人借幾月遇大霈則與徐放臣頃在廣右見一偏郡守臣送迎之卒借請頗多是時米價踊貴計其所入計其所費及八千緡嗚呼此中民幾家之賦耶夫以一偏郡守臣送迎之費不貲如此議臣但言財用不足巧爲色目重斂於民而不知蠹費國用盡推其本而救之乎臣願陛下參考古今裁立軍政西北之兵行趙充國屯田之策東南之兵行唐府兵之制此富國強兵之事今日尤不可緩者也

蠹國下

何謂良田贍游手之民。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爲害之日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我國家何負於佛。不獲勝利。日遭變故。民不聊生。而此徒佔良田居廣廈。二時三衣。優游飽煖。吁、此國之巨蠹。民之蟊賊也。議臣惑於報應。無敢及之。譬度牒以誨游手。其所取抑末矣。且以閩中論。佛氏之宇。極土木之工。而膏沃之地。盡爲所有。歲之所入。有至數萬斛者。聚衆無幾焉。官司或許投牒輸金而後得之。蓋彼既以貲得。則不復顧廉恥矣。豈有安衆之心。與其貲此徒而供無益。孰若籍之以贍用。以寬民力耶。不然。姑計口授之。而取其餘。亦非小補也。

害民上

何謂冗官。起貪殘之念。夫以員多闕少。無甚於今日。蓋膏一職。而三人共之。赴者方在任。代者已在塗。授者方在銓。候者復在部。固窮君子。雖十年不調。泊而自守。曁當官則益勵。中人以下。私念一萌。未免口計心算。官歸鄉閉趣裝行朝之日促。官於異郡待次仰給之日長。吁、責之以清白之操。勿起貪殘之念。亦難矣。何則。君子不常有。而中人以下所在皆是。致陛下憂勞惻怛於上。而百姓憔悴愁苦於下。由源之不澂。本之不正也。臣願裁減進士之科。任子之法。不得過進士之數。仍加汰擇。務得實才。俾無賢愚同滯之歎。庶幾士不失職。爲陛下牧養。此實天下之公論。若曰失士心而招怨謗。慮之私也。

害民下

何謂募役長戕賊之姦。熙豐稽法議者紛然猶以免役爲便。蓋良民弗隸於官司。而獲安於田里。固仁政也。然游手應募全家仰食。僱直之微。一身莫贍。意欲禁之勿爲。雖龔黃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臣頃攝新興縣令。首革公人下鄉之弊。應有追呼。必寬其期。但令保正書歷諭之。約以信令。不得拘繫管押。又引公事悉從面斷。胥吏操紙墨立於階所行文書而已。此輩既無以肆其奸。則衣食莫繼。不堪驅策。惟是保正奉令益虔。由此知免役之弊至於郡縣之不可爲。嗚呼汙吏虐政與之爲惡。不卹斯民。則已欲任循良。惠愛及下。非復祖宗舊法。臣不知其可也。嘗聞昔人以琴瑟不調喻政。以藥石之良喻忠信。憚改作。則終委靡而不振。忌切直。則受欺蔽而不悟。如臣所上時議。人莫不以難行而難聽也。陛下聖明。萬一出於宸斷。采聽而決行之。有益中興。臣死無恨。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窮而反本。人之至情也。臣母死船中。蒼黃遭捕。勞苦疾痛。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聲而疾呼。仰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羣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於喪死。王道之大。實始於此。伏念臣備數支邑。謹廉勤公。仁之守奉以周旋。亦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區區積誠。斷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爲害。懲一勸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攸司究覈。別無非理。會恩原結。具聞於朝。緣臣稟賦不厚。矯揉難勝。終坐眞情。取怒上笏。洗垢百端。無瑕可指。輒援前事。易臣貳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乞尋醫。尋欲將母診

病東粵。未得母報。遽聞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隕絕。莫知稟侍。迨邇扶喪。顚卽海道。怒臣者特爲已甚。劾以擅去。得旨跟勘。捕臣愈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違。臣竊自念。誉委肉餓虎之蹊。燎羽洪鑪之上。或軍卒橫加淩辱。臣必死於道途。或官司有所觀望。臣必死於囹圄。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邮。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攜一子。績麻鬻資。給臣爲學。雖晚年見臣獲第。然小官祿薄。未酬孝養。狼狽遐方。死於患難。奉葬無人。孤魂無依。況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才於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於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甘心耶。又寧怒視爲人之子。而不得以爲母服耶。孰若歸命闕廷。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軫念。察臣罪犯。卽無贓私。憐臣母死。尙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渙汗。恩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欲報。儻遂終喪。敢謂宜無而反收。分甘永棄。則是駒犢之慕。重於鼷鼠之樂。明矣。誓畢悽悽。期達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爲專殺。蓋其情本於除害。有矯駕公車。而人不以爲犯法。蓋其情出於爲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之語。莫明杜後之文。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高東溪集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彌漫數里皆爲茂草之區因動君子之懷而興小人之喻歎息再三不能已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旋踵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萌況誅鋤之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輒不自揆願舉其說知人之難尙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詢之以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故與之有爲似若可喜然諂曲奸貪用心曲折無非己利雖能隨時而爲俯仰視人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有隙可窺願閣下少加察焉無使聰明爲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上當道選幕客書

登觀漢竇憲大將軍請以傅毅爲記室崔駰爲主簿班固爲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唐鄭從爲招討使表劉崇龜趙崇爲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直使時比大原爲小朝廷憲從何人乃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況望隆本朝具瞻所屬言動去取輒爲當世重輕豈可不示之以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爲國家用也固當略去位貌推至誠以交其肺腑俾得以盡胷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鳳鴻鵠飛鳴不離其羣倘或狃於人情

後寒畯而先貴游鬱公評而徇私禱緩急不得其方乃有乏材之歎是猶駕駑蹇於修途伏騏驥於轅下不知抱駿骨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辟薦舉之際略加考察恐此曹將來爲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德所損非細登無僥覬之嫌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惟命

謝賀州張守啓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實出無心收錄雖後於衆人褒揚特過於常分伏念登賦稟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爲此意太高於時寡合屬主張於公是肯顧望而詭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上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畏鑠金之衆慮莫逃於遣黜矧有望於薦掄淺陋曷取其該通戇愚近類乎剛直過情得譽何地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厚持心清修飭己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儁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煌知燭汪汪量波是俾寒微例歸陶冶登當謹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於公朝未容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啓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於救焚多故延英髦義莫先於推轂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邊及妄庸第深慚感伏念登數窮鼠木仕困漁竿遭鬼揶揄信天拂亂操牛刀於十室忽羊肋之再期善最無聞考宜書於下下賢愚有等人僅品於中中分甘艱險之備嘗敢以功名而自許念從委質憤不戴天區區三戶之心碌碌百僚之底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胷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計大難論膂力要

及於方剛。股掌豈容於久玩。黃紬欲曉。起運甦之幾回。白羽何時。遂建瓴之一快。矢心勿二。報國無從。切軫瞽游。尙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合忠嘉。道直時艱。行高衆忌。初頒芝檢。人云李裒安肯來。暨覩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識察。首預薦揚。登敢不勉思經綸。佇期奮發。取讒人而俾豺虎。大開公正之塗。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忠辯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路人。奉符璽於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人也。獨李公淸卿。憤槨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遭哮噬而詈聲含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眥衝冠。于霄貫日。凜凜在人耳目間。嗚呼。古之烈丈夫也。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實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爲拂膺不懌。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忌人之能死。以形己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槨廢。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粟孫覿。亦在君側。畏懼蓄縮。不敢喘息。而徐秉哲王時雍輩。方津津然以僞命爲榮。不臣之罪。合丹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者。可謂能處死矣。主見虜之謀。亦忠於爲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草降勸進。計不出此耳。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辨。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守則無羨乎達。達則約。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爲。何往不濟。窮則蘧。蘧則必至於達。達則侈。侈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爲累也。若人也窮達變於初終。推其所爲。何所不至。嘗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賢而化卑。噫。盡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顏子之賢。簞回於孔門退然若無能人。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耶。攷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哲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矣。想當時不獨已能如此。往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爲賢。而可以爲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于而樂。而不以窮爲恥。而今日之事。庶可無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象州賢樂堂記

趙使君元信守象臺。作堂於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且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千里之樂爲樂。珍食爽口樂乎樂。穀腹不充有啼飢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樂乎樂。環堵之陋。茅卷風而牀溜雨。是吾憂也。駕駟高枕樂乎樂。潢池之擾。刃揮戈而旂曜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謂樂樂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爲謳歌。吾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己。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飭己。惠愛及人。

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五年冬。漳浦高登記。

東館廟記

祭祀有五法。施於民。一也。以死勤事。二也。以勞定國。三也。能捍大患。四也。能禦大災。五也。五者有一於此。則載之祀典。匪此。則爲淫祀。吾里浮山之陰。有神棲於田舍中。其神最靈。聰明神聖。正直無私。乃問諸耆老曰。此何代人也。王乃彭城人也。姓王諱參。自於大唐之際。龍紀之初。肇興此土。保衞此土。故此土之人。瞻之如日月。望之如父母。乃僉謀立廟。崇奉香火。朔望拜謁。士農工商。競趨乞靈。冠婚架造。咸致禱焉。吉凶不爽。耕稼陶漁。皆獲利益。雨暘時若。歲歲五穀豐登。六畜蕃衍。疾疫不作。盜賊不侵。非王禦災捍患。何以臻此。自是神靈血食愈興。香火愈熾矣。至於正月上元。社衆殺牲行酒。慶王華旦。拜跪舞蹈。稱觴禮畢。散胙於庭。於是都會陳君觀國厲聲而呼曰。廟庭狹隘。不稱王居。不容衆拜。我欲作而新之。爾衆其能從予否乎。衆皆雷聲應曰。敢不敬命。於是族金於衆。鳩工惟良。琢石爲柱。折木爲梁。鳩工聚衆。植柱架梁。中立正殿。前拜跪庭。后寢室。廟左佛盧。長廊廣廡。弘遠規模。不逾月而四五落皆成。盤盤焉。囷囷焉。而社稷安矣。嗟夫。陽九兵馬。雖數南征。在在淫祠。率皆悉毀。惟王之廟。歸然儼然。非神靈氣燄。何以保成後因風蠹雨鑿。梁棟傾頹。有清源總管陳君昶。繼董廟事。灰塗屋瓦。命工雕造王后寶相。塑飾神像。彩畫兵將出入。聳人觀瞻。起人敬畏。如昶者。是亦有功於廟庭也。傳曰。盛德必百世祀。切惟王有庇民之大德。有護國

之豐功十社之民賴王以安故子生孫孫生子崇奉香火遵飭祀典將與天地相爲終始奚止百世祀而已哉有陳君見舊牌爲蟻所蠹首尾無全而請續記於蔡公清叟而蔡慮其耄矣固辭且曰衆卜於王許汝續記清叟年高才退不能摸寫姑且直筆續其始末以貽將來者云爾時大德十年歲次丙午四月太學生高登謹

春秋桓公不書王

桓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王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於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桓公書月而不書王桓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

三賢守不貢獻

毋后還自女真羣國悉獻典禮謂出羨餘而實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斂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催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諷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鯊昭州林勳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泰山鏤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彘忠矣夫。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衆言。或舉而姑試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判。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績用墮矣。罪惡彰矣。投竄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地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以漁。尙矣。夫網去三面。知綏曰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浮屠之所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懋大德而謂是區區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效此也耶。子長愛奇。吾所不取。

史記敍教熊羆貔貅貙虎以戰爭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一人之銳。喻獸之猛。恐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貅貙虎驅之以戰。蓋愛奇而遽及怪異。不足傳信。聖人敍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戴愷字說

戴氏子從父游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名於僕僕謂學者誦先生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於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之爲造也言行相顧則內外進矣敢故奉名曰慥字曰子顧所期於吾子將聽其言而信其行可不謹哉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命子以默沈淵深見意於沖虛謙靜謝莊名子以颺胎寢淪寓文於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凌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梓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其心推之勉效兩全之節毋使後人笑吾昧於知子而遺蚊負山也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傴涉世尤疏多咲少與區區效忠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

容州索告敕

昔與今取白紙黃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郫筒銘

郫筒出蜀郫縣卽杜詩所謂酒憶郫筒不用酤頃得之同舍李紫芝爲之銘云

漆豫子之身而無恩可報傾程子之蓋而誰與爲友杜爾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爾終始之節而孤其守執若與高子斟酌獻酬而陶陶於無何有也

祖雲翼思誠齋銘

天眞無營具於有生如水之淸如鑑之明人僞無分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揆彼微風不起纖塵不止水澂鑑靜乃臻泰定由睿作聖與天地並

愼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僦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愼獨顏坐閒爲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景其寢無愧於衾請事斯語毋怠厥終

李生希顏齋銘

斷斷洙泗之閒從游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固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卓也歎乎高堅前後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趨遲言惜夫未達一閒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燦日星之簡編希賢之人亦顏徒視斯銘而勉旃

朱黃雙硯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怠

遺諸子硯

人以田我以硯遺爾箕意可見扶持振拂各一箕裘庭桴皆小名也

行硯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

埋銘

耳瞶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

附錄衣帶銘

先生與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欲書紳幸以十六字寵賁之如佩長者之訓也

先王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戒攸同　史邦彥　黃州人

可久可速亦步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徒　怛中庸　黃州人

莊首重足前後襜如服先王服爲君子儒　李希旦　長州人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哉書紳務以稱德　董嚴　潭州人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長子扶　南雄州人

有己之私爲己之累克之者誰希之者是　李恪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靈源既通。物翳自屏。　盧大榮（容州人）
才以德將。道由學致。勿驕勿畫。斯無不至。　羅述（容州人）
學欲自強。德宜有力。世故糾紛。莫回所執。　李椿年（大明府人）
性習或偏。佩韋佩弦。務適厥中。則罔斯愆。　但南紀（黃州人）
養心莫善。閉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　林倬（賀府人）
爲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　趙善謨
服以彰德。學以美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　蘇鑾（泉州人）
業患不精。行患不成。宜取四重。宜去四輕。　李飛英（靜江府人）

東坡像贊

尼父兮曩削迹。千載兮藏遺履。屈伸兮固有時。媒孽兮竢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今古。此道兮信未忘。先生兮烏乎死。

洗仁傑爲祖雲翼寫眞贊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極洗子筆端所傳之妙。難狀祖子胸中所思之誠。

鄒正言像贊

噫宋臣奸。在古無有。元符太子。置諸左右。納君於惡。噬其匡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嬖廢后。

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顧終聽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胡厚。

自寫眞贊

面兮鐵冷。髭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平虜。無望兮凌煙。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方竹杖

噫。其節高兮曰高。其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外圓兮曰圓。然則胡爲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兮周旋。

偕學子游都嶠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州。明年春戊午。到竄所。冬十一月壬戌。游嶠。學子李彌章盧大勳李飛英李端禮羅述蕭岩黃宗之男扶持從游。

甲子歲秋杪。負罪西南馳。脚歷山萬里。身墜天一涯。茅茨蔽聚落。培塿圍孤埤。何處有洞天。玄眞之所棲。維南頗挺拔。隱隱浮修眉。采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欲往覺旌搖。兀坐嗟黏黐。彼美二三子。知我所愛奇。暇日請從我。駕言出郊圻。秣馬憩短亭。揩筋登翠微。天公喜我來。閣雨雲垂垂。坤靈喜我來。林壑迴春姿。

山禽喜我來。上下鳴嚶咿。江梅喜我來。蓓蕾敷南枝。高興愜幽尋。絕磴窮攀躋。嵌空豁如許。鬱悤瑣煙霏。誰遣瞿昕徒。列此怪狀爲。顯憑賢主人。痛埽彌年非。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況從奪袍簡。欣若奪馬羈。投荒得勝踐。雅與性分宜。清芬追六逸。餘齡寄三危。明時甘自誓。敢哦招隱詞。暫游已難得。短晷仍易移。山腳趣回馭。樹腰轉斜暉。重來意默契。欲下思棲遲。準擬供冥搜。草木亦生輝。爽氣知多少。淒入詩人脾。暮途雙逕松。歸馬四十蹏。出沒山光裏。烏帽風披披。

思歸

忽忽已秋杪。言歸欣有期。節物想吾廬。青蘘繁疏籬。流匙白雲子。醯甲黃鵝兒。對此憶羈旅。多因歌式微。喜慰倚門心。愁銷舉案眉。稚子鬧簷隙。繞膝牽人衣。歸與念如許。兼程猶苦遲。明朝秋色裏。烏帽風披披。

自歎

平生無技能。素業在詩書。自許攀稷契。世期躋唐虞。憤嘗獻瞽言。誓不顧微軀。旋復攖龍鱗。寧憚攀虎鬚。由此隔青雲。擯斥落泥塗。一行從吏役。窘束如囚拘。索米無處所。竭來天南隅。當路眼何高。漫不分賢愚。粱竦知徒勞。淵明奈飢驅。簿書獄訟簡。沈迷眩鉛朱。窗几羅蛛絲。簡編殘蠹魚。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顧我差幅強。羨君眞秀發。道義重千鈞。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插劍露肝膽。看鏡念勳業。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警弛邊備長驅來胡兒堂堂搗京闕百萬呼鼓鼙天地爲改色日月晴晦迷當宁猶不悟聰明遭欺蔽六賊人盤結如山屹莫移政人陳夫子忠義根天資撫髀惜機會禍端良在茲吾儕沐厚澤顚危合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脰田布衣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儒冠翕相隨种李奪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甫詣闕慟哭聲猶悲天意難遽回人心那忍離時雍恣兇暴縱兵欲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兩不顧相視情怡怡虎口僅獲脫好爵安能縻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壯哉歐陽生舍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殊夷宸心頃自責疏爵錄其遺君乎死不亡泉壤增光輝魂氣鍾慶雲體魂蒸靈芝言言英烈在昭昭星斗垂蘭死則臭芳豹死則臭皮男兒儻得死一死其如飴君死逾生榮我生歎奚爲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莽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纔瞬息萬類總么麼是身非我有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少幽棲興發多眷言意所適樂此山之阿修篁擢新榦老木榮舊柯谷聲傳地籟松韻答天和獨石介而安寒泉澹無波園蔬掇纖嫩名果仍駢羅紅蔫著雨花碧卷受風荷隨意坐莓苔絺衣掛薜蘿得酒卽酩酊作詩共吟哦嘯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孥鹿門趣黃綺商山歌崎嶇路殊遙迢遞誰見過交親憶同調出處矢靡他每憐傷弓鳥因感赴燭蛾無心更懷鉛試藝趁投戈自覺此身浮相看雙鬢皤人事何時休歸來勿蹉跎

冒寒行風雨有感

號風撼枯枿凍雨凝路塵乾坤祕日月八荒同一雲遙知沙漠寒黯淡愁殺人天涯望不極流泪沾衣巾

杜門

故人方謝客爲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窗明月多易招惟酒聖難道是詩魔一榻君家事何妨我獨過

夢游故山

風際犖披鶴雲根杖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留山放數峰出泉分一派流把茅何日辨縛屋護松楸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吁不經佳期傳七夕歡事汚雙星女騃占蛛巧兒癡話鵲靈吾詩非好詆聊與訂頑冥

送元太

但得身長健何妨鬢已華胸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作掾只三語讀書空五車卷懷已良計去去臥煙霞

辭餽金

頃罷官臨慶士民匄留不果乃相與持金贈行勤勤之意既不可卻復不當受因請買書郡庠以遺學者作詩謝之

劉君政成俄及瓜閭境歡謠騰載道民不見吏犬無聲特以百錢勤父老嗟我官卑志未伸於人何德人稱好騰牒當途願乞留餽贐交馳雜金寶天涯百指攜空囊號寒啼飢日相惱可取無取未傷廉每念易

汚惟皓皓不如買書惠泮宮聊助賢侯採芹藻別後青衿倘見思窓前黃卷宜探討

五夜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中第幾重梁竦負才徒慷慨稽康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當年世不容會脫幘巾還舊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九日

塞雁南飛度戍樓一聲天地有餘秋家連滄海難窮目人在荒烟欲盡頭莫效涓埃裨國計況無毛髮爲身謀所須救水能多少蹤迹飄然不繫舟

除日憶扶持振拂

夢中雛鳳儼相將歲晏安知各一方老態漸催吾髮短歸來應怪汝身長故山渺渺難窮目暮雨瀟瀟易斷腸遙想綴行爲母壽幾丸清淚落椒觴

小源欲歸

潮頰香醪暈醉翁蹬蹙歸路勒青驄水涵萬頃曾孫稼月逗盈衿少女風大誤平生緣畫足無聊中夜祇書空擬將方守難論事直扣天門問化工

言懷

歸去東皐獨荷犂山林書卷有兒持一無可意身將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夢寐靡攀元結頌經從省憶少

陵詩體膚餓盡天應錯依舊臞然山澤姿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矻矻窮年黃卷中食粥由來未爲拙儲甁況乃嗟屢空令君好賢媲韓愈賤子受賜慚盧仝春水從教繞舍北癡兒不復啼門東

乞米

臣飢欲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館下諸生笑豐暖江頭漁父誚清醒魯公已作乞米帖陶令旋尋儲粟甁親舊依然眼相向故應特地爲吾青

覓蠹椽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與舒丞懇令長至劈酒槽桐孫處可笑亦可憫也

顧影低徊祇自憐怕寒時聳作詩肩全家食粥已多月坐客無氈今幾年君劈槽燒當止酒我和琴鑿□無絃雪中送炭從來事況寫竊窮覓蠹椽

臨別示子姓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致爾輩取飢寒頻年離別情更□兩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數寄安否問使我相思懷抱寬平生竊笑曹家兒臨歧莫值雙闕干

歸途歎

孫吳據將略。申甫翰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邵陵瓜。

病中雜興共八首

溶溶瘴霧暗朝暾。咫尺山關號鬼門。疾病年年不相貸。朱顏凋盡赤心存。

垂老飄零萬里餘。飢膚瘦盡鬢毛疏。皇恩若許歸山去。豆地雖存不解鋤。

不羨雲霄歎網羅。百年人物總相磨。死如歸耳生如寄。造物從今奈我何。

九死窮荒一病翁。曉來猶怯北窗風。誰知葵藿傾心切。待到日輪升太空。

不辭南北歎飄零。俯仰乾坤一草亭。鳶墜水中從跕跕。鴻飛天外自冥冥。

長袖深藏批敕手。短笻斜倚作詩肩。有時極目眈遼漢。興在孤鴻落照邊。

病損腰圍減未休。二毛垂領颯光秋。夢中那復化爲蝶。牀下不妨聞鬬牛。

口腹相煎亦可差。飢來欲食飽還憂。一編地下吾無用。許學留侯辟穀不。

詩餘

阮郎歸過武仙縣謁許宰不遇作此寄之

武仙花縣謁鳧仙。急招橫渡船。重門晝掩訟庭閒。虛簷羣鵲喧。　金屋畔。玉闌邊。新春桃李妍。主人情重客無緣。銷魂空黯然。

多麗

人間世。偶然攘臂來游。何須恁乾爭角抵。又成冷笑俳優。且寬心待他天命。謾鼓舌誇我人謀。李廣不侯。劉賁未第。十年公論合誰羞。往矣瓦瓢無意飢墜。懶回頭。眞堪笑。直鉤議論。圓柄機籌。幸斯道元無得喪。壯心豈有沈浮。好温存。困中節概。莫冷落。窮裏風流。酒滴眞珠。飯抄雲子。醉飽高臥信緣休。歸去也。幅巾談笑。卒歲且優游。循環事。亡弓須在。失馬何憂。

慕山溪 容州病起作。

黃茅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搦。秉雞輿在手種菊方黃。妝晚豔。泛新醅。誰道乾坤窄。百年役役。樂事眞難得。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風霜染白。兒曹齊健。扶此一翁孱。龍山帽。習池中。歸路從欹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沈疴惱客。罪罟縈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笻竹隨身。奈沈郎尪。潘郎老。阮郎貧。

行香子

漁家傲 紹興甲子潮州考官作。

名利場中空擾擾。十里南北東西道。依舊綠杉塵撲帽。空懊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花又繞秋籬好。有酒一樽開口笑。雖然老。玉山猶解花前倒。

好事近（一名釣船笛和饑別）

送客過江村。況值重陽佳節。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愁絕。　尊前相顧惜參商。引手分蕉葉。回首高陽人散。負西樓風月。

前調（和紀別）

飲興正闌珊。正是揮毫時節。霜幹銀駒錦句。看壁閒三絕。　西風特地颯秋聲。樓外觸殘葉。正馬翩然歸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一名賣花聲○王宰母生日。寓居道州。勉其來富川。）

碧月挂秋宵。丹桂香飄。廣寒宮殿路迢迢。試問嫦娥緣底事。欲下層霄。　蘭玉自垂髫。拜命當朝。神仙會裏且逍遙。分取壺中閒日月。來伴王喬。

好事近（黃義卿畫帶霜竹）

瀟灑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目千林憔悴。更幽姿清絕。　多才應賦得天眞。落筆驚風葉。從此綠窗深處。有一梢秋月。

西江月（一名白蘋香）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雲淨碧天澈淡。　飄泊道途寒落。疏慵鬢髮鬒鬖。從來涉世戒三緘。只好隨時飲啖。

南歌子 一名南柯子.

菊撚黃金嫩. 杯傾琥珀濃. 良辰何處寄萍蹤. 短艇飄搖一葉浪花中. 鳳闕游娃館. 幽披賞梵宮. 當年樂事總成空. 目斷天邊想像意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 何事故鄉輕別. 空惹猿驚鶴怨. 誤松蘿風月. 囊錐剛強出頭來. 不道甚時節. 欲命巾車歸去. 恐豺狼當轍.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朱熹

臣猥以微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錄褒奬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忠。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麤得其精，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狂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渗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仲寃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

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如登之忠直宜在矜奬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朱熹謹具奏以聞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朱熹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高行潔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爲不少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中游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召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摭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魂動神悚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

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聖人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三十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祀之以風勵其學者閒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余病未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余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意又如此則余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達意林侯試爲刻置祠壁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謚是正漳浦人宣和閒爲太學生紹興元年正奏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後奪官竄容州卒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究及理義持身勵行既冠游太學交游皆一時之彥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遁去公曰君在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六賊時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關奪李綱等兵權公又與陳東再詣闕上書極諫王時雍不軌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殲之公等十一人屹立不動時方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言相李邦彥無辜乞復用公於二月十六日登聞檢院上書不報二十二日三月初一日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又上書俱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報時相不行遂於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巍科莫處

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理紕謬。與陳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公任富川簿。憲使聞其名。檄讞昭賀廣藤潯梧獄。尋攝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冤。何時而銷。秩滿。士民相率餽錢五十萬。大守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置書藏於學。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索六議。送中書。秦檜怒其議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某不差人下鄉。亦願公不差人下邑。沈曰謹奉教。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黌宮以勸學。吏無所容其欺。風化盛行。不嚴而治。縣有豪民秦琥。習惡怙財。縣官悉爲所制。一日琥乘閒言及公事。公不從。琥宣言縣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秦大蟲耶。會有訟琥者。公申郡及諸司。以置於法。琥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時胡舜陟帥靜江。謂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舊治。太師生焉。宜立祠。公曰檜爲相無狀。祠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爲好人耶。公母病甚。申乞尋醫。不待報。檜怒。奏請旨諸路提刑跟捉送靜江府勘。舜陟徑遣健卒至漳浦捕公。時太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捕命。卽殯水次。屬之家人。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憫之。送中書施行。公友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上庠。儻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徒爾也。公曰登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無納官例。送大理寺下靜江府獄。公號泣而歸。檜密捕不獲。葬母畢。詣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得事白以聞。敕還家。公至廣濟司。辟攝歸善

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專恣。出題皆撫經史語以諷。題目出直言不聞深可畏。丞相趙鼎時在潮。謂公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話終日。郡守卽馳以達檜。檜令理寺坐以舜陟所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輕。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爲諱。南省至揭公名以爲考官戒。初、公出潮陽試院。遂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忽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至。公讀畢。卽拜謝上馬。謝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不敢稽遲。遂著鞭而行。謝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十人復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謝感公忠義。爲之泣下。以死捍之。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爲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百人。公講明中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徼。而公薨矣。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瘴侵玉骨終難起。魂斷巫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公口誦埋銘。與通守黃勳曰。耳瞶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公命其子扶執筆寫帖子牓廳事曰。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薦。又命斂以深衣幅巾大帶。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公又謂扶曰。吾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端坐。正巾整襟。拱手瞪目。鬚髯開張。溘然而逝。時及申矣。有星如火。自寢堂飛出。向西冲天而去。鄰舍及左右。皆見之。驚號聲震閭里。學生林倬爲敍其出處。楊汝南陳景肅皆師之。詹庵胡銓爲作忠辨。今佚。晦庵文公守漳日。爲祠堂記。紹熙辛亥復請於朝。廷褒錄忠義。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高東溪集

附詞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高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敏衡）